

——好莱坞影星伊丽莎白·泰勒艺术生涯

最后的巨星

夏立坦·毛莱 著

过国民 鲁民 译

Elizabeth Taylor

出版社

夏立坦·毛莱著

过国民鲁民译

最后的巨星

——好莱坞影星伊丽莎白·泰勒艺术生涯

(甘)新登字第03号

最后的巨星
——泰勒艺术生涯

过国民 鲁 民译

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8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5 插页6 字数94,000
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422-0573-0 /I·117 定价: 2.30元

内 容 简 介

伊丽莎白·泰勒是美国好莱坞电影史上最后一颗最光彩照人的影星。她主演的影片《埃及艳后》饮誉全世界，为各国电影艺术家们和影迷们称颂。

本书以时间为线索，全面、客观地介绍了泰勒的出身、从艺和成名过程，特别着重地揭示了她走上影坛后，如何战胜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和打击，在艺术道路上勤奋努力、刻苦追求的艰难曲折的历程和她个人生活上的坎坷经历与种种不幸遭遇。较彻底地剖析了泰勒的内心世界，揭去了某些人蒙在她脸上的层层面纱，从而使人们能对泰勒有一个比较全面和正确的认识。

同时，本书也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金钱就是上帝，金钱主宰一切的实质和泰勒在私生活上的劣迹。

书内附有泰勒生活和艺术照片十多帧。

目 录

第一章	最后的巨星·····	1
第二章	豆蔻年华·····	10
第三章	约定订婚·····	24
第四章	丽技·蓓洁小姐·····	39
第五章	贤妻良母·····	52
第六章	万能的图迪夫妇·····	65
第七章	声名狼藉之秋·····	81
第八章	埃及艳后·····	96
第九章	柏登夫妇·····	111
第十章	戴孝的妻子、坚强的母亲·····	133
附录	伊丽莎白·泰勒电影录·····	149

第一章

最后的巨星

四十年前米高梅电影公司教会了我如何当明星，我至今确实不知怎样去干别的行当。

——伊丽莎白·泰勒

1966年的初夏，我有幸跟伊丽莎白·泰勒在伦敦哈泼斯坦区的一个小酒店里见面。酒店紧靠一条宽敞的散步大道——舒堤。那年，泰勒34岁，已经结婚五次了。当时是第一次嫁给查德·柏登的第三年，这对夫妇正要去意大利，为名导演弗朗科·齐菲雷里拍摄电影《驯悍记》。过去的五年里，他俩曾合作拍摄了电影《埃及艳后》、《富豪贵人》、《矶鹬》和《弗吉尼亚的狼》，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弗吉尼亚的狼》。这对影坛伉俪这时正处于名利双丰的顶峰，即使拍完《驯悍记》，他们也没有滑

坡的任何迹象。

现在回想起我与泰勒小姐在那家小酒店里会面午餐，还是很亲切的。那次会面纯属是意外，但我们却谈了很久。后来，我要为一家杂志写一篇文章，便去采访了她丈夫柏登先生。我在一家颇受好莱坞欢迎的杂志《奥立维亚》上看到，柏登自己还另有一份职业，并且干得很出色。他1961年夏天在拍摄《埃及艳后》与泰勒合作以来，柏登还与别人合作拍摄了许多比《埃及艳后》更著名的影片，如《蜥蜴入梦》、《冰冷间谍》和《绳环》，其中以《绳环》最佳。他还在纽约百老汇舞台上频频亮相，演出了《哈姆莱特》，在英国牛津剧场演出了《浮士德》。但泰勒在电影界和其它方面却都没有闯出自己的天地，尽管她马上要在牛津剧场演出《浮士德》中的海伦。不料，泰勒在舞台上的花容月貌却迷住了千万观众，然而她对舞台却仍不屑一顾。我想，泰勒应该为柏登配演舞台剧，扮演的角色应是更重要的。如《浮士德》中的梅菲斯特。当初，是泰勒怂恿柏登离开了他在莎士比亚故乡斯特拉特福和伦敦维多利亚古老剧场的古典剧舞台，迈进了广阔、富裕而又庸俗的好莱坞世界。

那天中午，我坐在酒吧，等着采访柏登。柏登像往常一样，同时答应了两个人约会。我到达时，他已与另外一个人谈开了。我坐在酒吧的这一头，听到了他的谈话：“对一个男演员来说，不可能名利双丰收，不可能既是一位富有的影星，又是一位出色的表演艺术家。”等了约十分钟，泰勒小姐进来了，这完全出乎我的预料。我猜准她不是有意来找我

的，而是来找柏登商量下午工作安排的。她看到柏登正与别人谈话，就坐了下来。我没有告诉她我正在等她丈夫，免得她不耐烦。作为记者，身边有这么一位著名而又富有的影星，不与她聊上几句是不尽人意的。我猜她并不想喝点什么，就跟她随便聊了起来。我提醒她我俩曾邂逅两次：第一次是四十年代末在加利福尼亚。那会儿，她才十几岁，演出了电影《鹅绒花》。这是她二十岁前的表演高峰。我当时大约十岁，与祖母葛兰慈·库柏一起生活。我祖母那时已孀居，是“好莱坞主权会”的领袖。“主权会”是由英国移居海外的演员组成的团体。泰勒作为战时从伦敦疏散到美国的演员，也参加了此会。也正因为这个联系，我祖母与泰勒于1944年携手拍摄了电影《多佛尔海峡的峭壁》。第二次会面是在那次会面的五年以后，在英格兰，那时她已与我父亲合拍了《花花公子》。

拍摄这些早期影片并没有为泰勒打开好莱坞很大的门。当时，在贝佛利山庄的英国人圈里，泰勒没有找到什么朋友，她唯一的好友也是她终身的好友是罗迪·麦克多瓦先生。麦克多瓦跟泰勒一样，从小就在好莱坞当童星演戏。他也参加了《多佛尔海峡的峭壁》的拍摄。泰勒告诉我，她早期在好莱坞的这段时间里，没有留下什么很深的印象，要说有最深的印象，那就是与迈克尔·威尔汀的不悦婚姻了。

我们聊了她近作的情况，她对《矶鹬》和《富豪贵人》并不很在意，这也是在情理之内的。她感到她自己表演的最出色的是《弗吉尼亚的狼》。不过，这部影片也消耗了泰勒

许多的精力和体力。为此，她并不热切地渴望去拍根据莎士比亚名剧改编的电影。她感到《驯悍记》将是她拍莎士比亚片的中心，演起来一定不会轻松。

我与她谈话使我感到像是跟一位王室成员谈话一样，简明扼要，平淡而没有激情。我不由得想到，如果她能年轻二十年，那当今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长子的理想配偶，真是非她莫属了——一位中上层阶级家庭的后代、一位由艺术品商人养育的女儿。如果有一天将玛格丽特公主或迈克尔亲王搬上银幕的话，演员也是非泰勒莫属了。其实，像她这样的职业与王室人员的确没有什么两样。在美国、瑞士或像英国伦敦闹星顿区这样的小地方，她总是在众人的簇拥下，向人们机械地挥手致意，发表陈词滥调的演说，面对贪婪的照相机摆出姿势，留下一张张倩影。

的确，伊丽莎白·泰勒这位好莱坞宣传机器在六十年代中期制造出来的红星，就是这些宣传机器土崩瓦解之前最后的一颗巨星。更令人思考和感兴趣的是泰勒的经历与好莱坞其他巨星截然不同。她本身不像凯瑟琳·赫本一样有表演天才，她也不像玛丽莲·梦露一样天生丽质且又特别上镜头，她更不像琼·克劳馥和蓓姬·戴维斯一样怀有成功的欲望和决心。在好莱坞得以生存的明星均有自己的绝招。笛特丽有美妙的歌喉，金姬·露杰能歌善舞，格兰博有修长的大腿，嘉兰特有美艳的性感，罗兰·巴卡有绰约的身姿，卡罗·兰芭风趣活泼，这些泰勒都不拥有。她不像秀兰·邓波儿一样以童星的魅力饮誉全球，也不像丽莲·格茜一样大器晚

成，当你数遍了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所有红星，你就会发现每个人在影坛上霸占的地位。如果要问泰勒像谁？她像葛兰·嘉宝。她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影片中脱颖而出的。她会抓住时机，并充分利用宣传媒介。可以打一个有趣而又适当的比方：在二十世纪的电影史上，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属于嘉宝，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属于泰勒。

今年，泰勒已经五十五岁了。人们现在写她，并不是因为她的艺术生涯已经结束。她已闯过了一生中个人和事业上最艰难的时刻。在八十年代后期，她又传奇般地重新出现了。毫无疑问，她将像许多不甘屈服的好莱坞老艺术家一样，在艺术的道路上拼搏到老年，再去扮演奥斯卡金像常低估的微小却能闪光的角色。人们现在写她的过去是因为她在摄影棚里的辉煌创作已随电影世界的变化而结束了。当然，不光是伊丽莎白·泰勒，任何人不可能在现在再成为伊丽莎白·泰勒，因为目前已不存在那样的机会了。气候已经变化，天空也就不可能再出现明星，剩下的只有摄影机和摄影机造就的伊丽莎白·泰勒。

但在二十年前，她是柏登伉俪的主导人，公众对她的喝采和兴趣仅次于对甲壳虫乐队。我有幸在哈泼斯坦区的小酒吧里与她相遇，就想跟她聊聊她在好莱坞的生活或过去的生活。她却和蔼而轻松地让我收住了话匣子。我俩只听到柏登先生在酒柜那边应酬记者的谈话。柏登告诉采访者，他已经着手于自己的计划，在舞台和银幕上演《李尔王》。他说，他即将向那些（很明显，他认为是奥立弗、吉尔格达和奥逊

• 威勒斯）预言他演《李尔王》不可能成功的人证实，他们的话是错误的。他现正在将表演的所有知识教给泰勒。

泰勒对柏登的谈话并不以为然，她似乎也不能接受他的观点。她向采访者谈了与自己丈夫恰恰相反的观点，遗憾的是我当时没能做任何笔记。她说，并不是柏登先生教给了她如何表演，而是她足够的表演才能教会了柏登如何去面对摄影机的残酷和挑剔。在《埃及艳后》前，他演过有名的电影吗？如果他是一个伟大而地道的莎剧演员，他怎么会在1952年演出《我的叔叔雷吉尔》时与奥立弗·得·哈维兰合作得那么糟呢？是从何时开始，在《罗比》中出演的人拥有权力去教他人表演呢？如果柏登现在想回维多利亚古老剧场，她肯定是第一个鼓励他的人，其实，并非泰勒在阻碍柏登在莎剧上的雄心，而是他自己想演电影，以满足发财的欲望。

柏登的这个欲望直到1965年演出《矶鹬》才得到真正满足。他俩各赚了一百万美元。而在1963年演出《埃及艳后》时，泰勒已是片酬上百万薪金的演员了，而他只得了十万英镑。毋庸讳言，正是他有与泰勒台上台下的关系，才使他得到了这一级别的收入，拥有“灿烂而又短暂的时刻”（就像他在“卡米洛特”中歌唱的那样），成为英国最富有的明星。

泰勒刻意让人承认，自特洛伊海伦以来，她是柏登夫妇事业上精明的经理，就像她从前为自己经理一样。从哈泼斯坦区小酒店的那一刻起，我开始认识到了以前对伊丽莎白·泰

勒的智慧的传统看法跟实际是有偏差的。

在这位盛期已过但产生过强烈感情影响的电影明星身上，蕴藏着强有力的个性。尽管她不像蓓姬·古维丝或琼·克劳馥有足够的力量在电影里鼓起热情，但她始终像她们一样能在电影上有同样的影响。她从小就知道摄影机的威力和可利用的可能性。她在舞台上从没有值得回忆的演出。在蓓哈德走向舞台时，泰勒走向了银幕。她表演了精采的电影，数量众多而又不留下遗憾。这些生活片，从一开始的《骚动的猫》到奠定她地位的《蝴蝶花》，均因她的出现，变得熠熠生辉，令人难忘。她对银幕有一种浸透和霸占的才能，似乎这些影片都是她的私有财产。当然，有一阵子曾经是。

目前，泰勒并不面临着街头巷尾的指责，她事业上的最大敌人仍是她翻云覆雨的私生活。现在，有必要让人意识到她是好莱坞万神殿上女性群中的凤毛麟角；她属于闪现在好莱坞历史长河中的屈指可数的女性中的一员。有真正左右驾驶电影的实力。谁也不敢保证，还有任何一位女演员能像伊丽莎白·泰勒当年演《埃及艳后》时那样妇孺皆知。她的知名度竟使电影表演业不再像先前一样奇妙和耀人了。

伊丽莎白·泰勒已进入了知天命之年。她曾七次结婚，有过六个丈夫：希尔顿、威尔汀、图迪、菲晓、柏登和沃纳。这中间有四个已不在人世了。迈克尔·图迪也许是她最热爱的丈夫，但结婚不到一年就罹难于飞机失事了。她爱得最深的其它两个男人均是同性恋者，也都惨死于非命。蒙哥马利·克里夫死于酗酒和吸毒，而洛克·哈德逊葬送于艾滋

病。她自己也以“色情妖妇”的头衔登上了梵蒂冈黑名单。她有四个孩子，三个是与威尔汀和图迪生的，一个是与柏登一起领养的。她曾两次获奥斯卡奖，七次获奥斯卡提名。她动过十九次手术，经历了一场差点儿丧命的病疾。她有五个孙子 and 外孙。她拍过五十部故事片。两次在百老汇演出，两次陪柏登告别舞台演出，以惨败告终。她曾无数次的住院。她的经历是业绩与荒唐多次交替，在电影表演生涯中谱写了一个好莱坞最臭名昭著、像精装的小说般的私人生活故事。的确，萦绕在我脑海里的恶梦，就是泰勒早晚有一天会以美国电视连续剧中的领衔主演的身份出现在杰克·柯林斯所著的有关她的好莱坞生活的书中。她近来的精力早已开始转化到演出家庭短剧上去了，其中有名的就是《普通医院》。她经过大银幕电影表演生涯已在七十年代后期到达了终点。明显的标志就是她去维也纳为斯蒂文·桑得海拍摄音乐片《小夜曲》的溃败。其实，桑得海应请泰勒在舞台上和银幕上演他的《时事讽刺》。

我曾走遍了离诺城，
我曾住穿了贝佛利山庄，
现在我仍在这里，
我曾用过大麻烟、葡萄酒、安眠药，
我曾信过宗教、医生、
但我仍在这里……

很明显有人认为，
我早就该去上一个表演学校，
但有人还说：“她表演还是真挚的”，
为此，我仍在这里……
一开始，你就是一位
杏眼浪妇，
接着，你又是一位母亲，
到后来，你还是一座
林中小屋……

辉煌的岁月，阴涩的时光，泰勒小姐都已经历过，但就像她在写给自己的这首诗中所说的那样，她仍在这里。泰勒天生不是一位躬行自问的女子，但还是有那么一次，她曾说过让人静思的话。那是她跟作家特鲁门·凯卜苔谈话时说的，那时她刚与柏登第一次结合不久，那也是她人生中最美妙的一段时光。她对凯卜苔说：“当你寻找到你梦寐以求的东西时，那不是开始的开始，而是终点的开始。”那么，我们应该从哪一点开始去回到那真正开始的地方呢？！

第二章

豆蔻年华

今年，最伟大的发现之一是发现了一位名叫伊丽莎白·泰勒的演艺新人。
——《纽约时刊》1944年

这位女演员伊丽莎白·泰勒曾说过自己是“穿着丧服的坚强母亲”。这显然不是她随便的推诿之辞。她1932年2月27日出生于伦敦。全名叫伊丽莎白·露丝蒙·泰勒。父母均是美国人。父亲弗朗西斯·泰勒出身于美国中西部有点影响的艺术买卖商家庭。他二十年代末移居伦敦，为家里开了个分公司。在众多的艺术家中，他替澳格斯特斯·琼代理买卖。母亲莎拉·温勃路特出生于美国阿肯色州。婚前曾用莎拉·莎岑的艺名当过演员。她与丈夫青梅竹马，婚后，他们移居美国圣·路易斯城，因为那里是泰勒家族的贸易中心。

莎拉在舞台上取得过成功。她曾随爱德华·爱弗雷特赫的公司到百老汇和欧洲巡回演出过。这公司也曾在洛杉矶的好莱坞占有一席之地。为此，这位巡回演出的女演员在她唯一的女儿出世之前，就熟悉了好莱坞之门。1926年，莎拉放弃了演戏，嫁给了弗朗西斯·泰勒，并感到无比幸福。三年后，她唯一的儿子出世了。随后这个三口之家从圣·路易斯迁居到伦敦。弗朗西斯按家里吩咐在伦敦古池塘街开了一个画廊，收购欧洲新老绘画，然后再运往美国销售。

泰勒家靠着这个画廊很快挤进了富有时髦的社会，那时叫“伦敦社会”。她家有一位名叫维克多·卡扎雷的常客，是英国保守党议员，神通广大。大约在1935年，他把泰勒全家带到了白金汉宫，使小伊丽莎白有机会在伊丽莎白公主跟前跳舞，这也是这两位伊丽莎白有记载的第一次会面。

从泰勒的出生证上看出，她全家1932年住在伦敦哈泼斯坦区附近，但他们的世界是在市中心古池塘街。由于有圣·路易斯家族作坚实的经济后盾，弗朗西斯·泰勒很好地装备了画廊，他既作收购商，又当销售商，艺术品生意越作越精明，也越做越富裕，所以就有能力把年轻的女儿送进瓦卡妮夫人舞蹈学校上学。维克多·卡扎雷赠给了她一匹矮马，供她全家去肯特郡的庄园度周末时骑着玩耍。后来，伊丽莎白自己回忆道：“那是充满田园诗的、最美好的童年时光，我们在几百公顷的农田上悠闲地漫步。我哥哥和我做了各种动物玩具：兔子、乌龟、羊羔、山羊和小鸡等。我五岁的时候，维克多·卡扎雷给了我那匹矮马。我高兴极了。他也好像

成了我的名誉教父。记得我第一次骑马时，穿着小小的蝉翼纱衣服，一跨就钻到了蓆麻马鞍袋里，在人们的帮助下我才坐正了。后来，我一直骑着这匹马，直到离开英格兰。”

泰勒回顾自己为瓦卡妮夫人和王室跳舞的经历时说，这是最早向她表明了她以后事业的方向。她说：“在舞台上那感觉简直是好极了，超脱，永恒，一切永远不存在。灯光、音乐、然后是那激荡人心、扑面而来的掌声……”可是，在后来的近半个世纪里，她没上过舞台，只是在六十年代后期与柏登偶尔涉足舞台。到八十年代她又重新上了舞台，那是因为她感到好莱坞生涯已是尽头，到百老汇去总比去演些家庭剧要好些。

在伊丽莎白·泰勒人生最初的七年里，充满了伦敦闹市的欢愉和乡村田园的诗意：与卡扎雷家郊游，在瓦卡妮夫人门下跳舞，在拜伦学校上学。关于这段时间她的表演才能，她母亲回忆说，她女儿“演出有点拙劣”。但她自己回忆却说：“我就像我母亲一样，一直梦想当演员，我总感到平日里我的生活总被腼腆所阻碍着，而只有表演才能让我自由自在。我小时候遇到陌生人总爱躲到我护士的背后，嘴里含着手指。但只要有人让我跳舞，我就会在几百人跟前翩翩起舞，并沾沾自喜。”

对伊丽莎白和她哥哥来说，伦敦令人陶醉的童年生活好景并不长，到1939年春天就匆匆结束了。人们认为英格兰很快要被德国所侵蚀，故所有在英国的美国人都被火速召回。她们全家和许多美国人一样，（包括美驻英大使乔·肯尼迪）